

金

壺

七

墨

全蜀王選墨卷一目錄

鉢池 黃釣宰 天河

饒歌

禽言

李觀察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草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硯

乘槎記

盾鼻錄

義伶

孝伶

又

天籟

絕句

晚學齋詩詞

金壺逸墨卷一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饒歌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饒歌
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炬無煩鐵鎖開遙
憶策勲高會處凱歌齊上兩花臺掃穴禽渠爵上公威
聲久著大江東不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
朱樟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
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爛風高勑勤秋海波從此靖干

載頌金甌

禽言

江寧俞汝諾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況悲壯蒼涼
錄其四云鶴鵠鵠雨多水漲生廬蕪魚飛稻田蛙產遙
可憐有地無人租冤葵剷得連根煮霧笠烟蓑愁不語
聞說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案扈日色昏
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哀拔刀怒柳絲拂
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瓊秋風那
得成衣裳得過且過銜泥無力巢難做翠翰剝落寒浸

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
鑿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
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
拂面西風塵撲漉荒厓白骨狐狸啄誰家雙鬟行得遲
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曾公旣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苟居多
獨李次青觀察博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
敘討賊之初以善生張空拳摶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忍

譏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不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邀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蕞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旄仗鉞寄專關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眼寓規於頤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奉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况於閩秦狉奪殘黎於鼯獮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鳬夷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有遠謀深識消

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爲先，在今日則養先於
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
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
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睨不遑矣。所議亟爲通達。此
外駢散文字。率以郭奪相比。擬曾公勲業。誠不必少遜
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妥瑪曩詣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
強之議。聞者憤焉。有義民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

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尚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采五金山礦等事變易風俗擾衆驚民雖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爲重官權爲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

中間民心有異。亦卽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黜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强人從已。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卽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箱。稅銀至數十兩。湖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尙不欲效西洋之所爲。況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遙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以柔道則

驅○施○之○仁○政○東○賴○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濟○則○渙○散○而
不○可○收○捨○且○將○波○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猶○爲○先○生
不○敢○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詐○力
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德○相○承○民○心○感○浹○此○卽○爲○政
不○專○恃○強○而○億○萬○年○終○不○能○弱○之○證○忠○義○憤○發○不○惡○而
嚴○可○與○古○友○蔣○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薨
簡潔老當餘昧幽色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耀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衆疑其誑。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臥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遽蘧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爲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首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鬭適福又新大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纊以大杖打馬驅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金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爲脩路之費和尙之方盜馬者笞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厨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貰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才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烟管墮於地。姚笑曰。烟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併呈堂矣。李見衣錯謬。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爲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笞之。

卷一百一十五
十數日烟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汊河人。遊擊吳禮北璜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爲內應。以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爲勇烈聘焉。婚期前三日。謁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方食。遽起具衣。

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事耗事雖不可知然
義當速往謹請改十吉期卽出門策馬星夜北馳于餘
里崎嶇山路間彌望無人烟三日不食餓渴疲頓而陳
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
績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誅戮勇烈笑曰是
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
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威少露家居愈謙謹先後
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千里而目不言功最後奉爵
相李公樞會馯陝賊張仲惠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

合前後受敵勇烈屢戰竟日身受矛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礮中腰而顛頽謂左右曰難者毋也陳甥吾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問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祀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清河世銘聞爵相奏請優卹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閨十日突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顛輒

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
計求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
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楊莊聞報大怒立遣兵
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考卽時正法
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
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爲勇烈作行略而
屬予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讚榆壽光諸戰績叱咤如
生因篇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失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
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飪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
刑于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
習耽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
與鹽不載贊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
去來無稽蓋筋繩以日計也厯二十年不自知其列明
牆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右某翁勸營子母合貨
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
搜捕燭爲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

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舊從遊者遞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歛先生者趨趣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湘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道

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行曰書來乞詩再
次日尾書溪藤曰視昔過眼卽售者亦不辨爲何語他
日讀坡公墨妙亭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爲疑之及閱秋
雨盦隨筆乃知爲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曾賓
谷都轉嘗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
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
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爲總理衙門斌椿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

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
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
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衿持杖鶻
立棋布星羅其巡衛之兵冠眼鮮明往來梭繩無間雖
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
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
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期之偏近郊壘也英
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
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

爲三兩三錢卽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幣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專重商賈尙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礮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若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盛富強兵精器利尤爲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脊生擒吐谷真不值一槩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明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

四川會何子貞太史視學蜀中據某行事劾罷之而川
督旋亦劾何某又爲是錄以相汚譖怨毒之於人甚矣
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邸報者不錄試問閨
幃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即其自
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
之某得監司貧不能治裝蕙貸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
之囊橐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

至衆皆愕。昧謂其索逋來也。憲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勵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隸大雅班。偉軀潤嗓。技藝冠羣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慧。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歲得潤筆資倍於戲值。然終不肯棄伶賣畫。日倚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腳色無多缺。一不辨。我去奈衆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數奉

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讐。悲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鵬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屋。亟丐人釐其母。曾吳下。頻年共爨。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爲尋親計。人以墮成業也。咸勸沮之。秋曰。吾之不憚征縛。爲將母地。今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爲哉。盡售所有。

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性情天籟爲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真卽範杜甄陶徒膺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勒歌隋園穀樵夫哭母句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厄魯特俘上郊勞凱旋之師輶膳大享土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老胡歌曰雪花如血撲

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
夢無棲。駝鳴乎北斗之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
兵深得侍衛綽克渾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
綽克渾曰請王侍姬爲奴舞劍奴爲王歌歌曰朔風高
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
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落櫬槍入酒鍾音調悲涼如
出一手蓋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爲妙非如古體排奡轉捩。

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爲生。自黃河北行而
廳營生意盡矣。胡禪楓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麥。
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懊
惱之詞出以蘊藉。讀之輒喚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
審事不遽撤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
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蓑笠。猶恐輕雷
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冉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識趣。而性

天曉。擊遠過於。約。故兄弟尤爲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
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湯雲陰。澌懸破。
午夢舉頭見。日光晻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
供。謾。謾。高風生。悠然答吟諷。風停望斜暉。前村煙樹重。
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
微風醒殘醉。搏土擲坡心。雲影盪空翠。田夫荷耰鋤。遙從
隴頭至。不解強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巇。到此意
良慰。徘徊不忍歸。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
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羽鳴鶴。老人澀墨凍烟活。

胸中積塊紛槎枒。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譁。
人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卉皆塵沙。水素爲胎發古艷。
位置那獨宜。山家撣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爲生嗟呀。
悠悠俗眼不相入。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
嗚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
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羣生慚潦草。畸士各
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其解襟。七絕江口云。天風吹起
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簫吹破
海。明秋寄懷宰平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鴈有

離聲今宵莫聽瀟瀟雨認取吳山夢裏程詞稿生查子
云鄰遠聲聲起吹入離人耳昨夜夢長安長安秋正寒
低徊分袂去重見都無據何處馬蹏忙三更城上霜

清平樂云畫樓初曉重檢雙魚報說是愁懷真箇少怎
又腰圍瘦了亂峰高與雲齊天涯何處遼西昨夜疏
簾淡月薄寒新巾羅衣滿庭芳和宋美蓮餞春云暗雨
曉窗驚鶯咽曉鐘聲四處敲殘今番况味真欲涕汎澗
回首樓臺煙景怕傷心莫憶江南知多少離腸淒斷腸
血灑空山金尊濃注酒漫天飛絮何處鄉關見東君

說與別樣關冊記取重逢時候。要朱旛護滿花欄。休惱
悵芳華。易老寂寂。帶輕寒。臺城路。春柳挽大兄。云溪流
隔。斷芳原路。門前數株誰主。冉冉樓臺沈沈夕照。怎認
遙天低處。狂飈驟舞。又捲盡江南濃青萬縷。觸眼迷離。
惹人別淚灑成雨。

柔條猶憶初吐綠。窗花弄影莫關眉。舞地絲垂重尋生翠。盡是關河塵土。幾番飛絮。直
斷送春魂。東皇難訴。對此餘陰飄蕭。情太苦。青山遠寄
平平弟。云昏櫺攏上簫疏雨。拋書重翦殘燭。珊瑚繁漏
又三更。睡也難成熟。風過處細敲窗竹。小爐低幌。煙還

簇。想夜火松陵。棲倦旅。不成也是。老般幽獨。拏把軟碧釆香。今宵。斟徧來宵。依舊。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闌干處。怕幾度鶯飛燕蹴。垂楊不是當時綠。要想到秋來後。閒到芙蓉可留。餘復宰平。天河字也。兄性孝友。

少嘗封爵。歷親事。載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洞元鏡

珠帳

心血

女主

輪船

火車

賽舟

煤汽

水龍會

長人

金箔作

瓜子

聖教

賽珍會

放魚

景觀察

補圖

楊廣文

異物

大理

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
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
變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召行過
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
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躊躇。
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

曰禮義防視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日之瞳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爲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爲禮。並坐離立以示親暱。俱無猜習爲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澤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爲妻而降女爲側室女卽以妾庶事其嫡無慍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誚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寔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逼往

金陵後况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僞忠王出其所擄金玉寶玩別爲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爲帷帳獻諸秀泉謂暑日寢其中自然清涼夾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爲多也

心血

浙東文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文所居樓故臨

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
起女自褰簾傾盆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盆之失於手
也自是捲簾惡衛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
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爲生之友蔣君者距
女家不過數武乘間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
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爲焦土女及母妹焚
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爲度日計或檢
一物大如拳下圓上銳非木非石中輒而外堅反復視
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人至曰我爲辨認舉刀剖之割

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詰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衆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蔣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啓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嚮爲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焉爾。

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蓋英例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文兄弟文兄弟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文亦孫姪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貴則傳女者各爲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爲七合爲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宋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爲辦公運餉之用顯

見於奏疏其初採水操盤運機轉舵猶以重費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駕行洋商嘗曰中國得天地清澈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爲要開船時以火灼水藉水氣以運船卽用氣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竟無缺乏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暑有風扇每座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火車

天津洋人初置火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令中外五十人坐於火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面則雜客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蓋西洋大火車馳騁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觀莫不稱美錫其名爲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爲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

者爲最大。五采備具，出沒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一二人者，則英美法國居多。馳鬪如飛，捷於鳬鷺。得勝者，踴躍奔騰，波濤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西婦顧而樂之，輒厚賞以獎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即燃，故又名火油。滄市頗有逆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嚮用自來火，一夕管破裂，

已息行中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
滿室氤氳凝聚不散及明卧者皆中煤毒昏暈莫能起
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遍城士女結隊聚觀街
巷爲之填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
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械能自以鴨夷注水鼓動
噴薄別用綵繒紗一龍安置車上鮮麗威備中列銀燭
旁懸五色琉璃燉爛光明蜿蜒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

引前一殿後。巡捕執鞭持梃以衛之。凡號衣各從其隊。
火毬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炳龍燈。鱗殼繁密。每一條。
不下千數百人。照耀浦濱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
半空中忽現五采輪光。旣而碧者黃者藍者。互相起落。
如繁星如新月。如流電。萬衆喧囂。應接不暇。洋人又於。
工部局鐘樓上時發火標。直射牛斗。忽爆作滿月狀。光。
華四射。金紫環生。不曾身入廣寒。非復人間世矣。俄而。
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墮虛空。又不曾。天女散花。纘。
紛亂墜也。至是神搖日眩。莫不駭爲大觀。然失乎水龍。

克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淮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爲祖母最少者爲孫中一代爲夫婦語吱吱不可辨浣濯縫紉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黍飼以米飯不適也近有長人詹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社商人攜之西洋轍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成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
不欲廣其傳也有董司者違衆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
去其一不聽衆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旣至則
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衆曰董司敗
壞行規宜寸磔以釋衆怒卽將董裸而縛諸柱命衆人
各啖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衆向前頃刻周徧自頂
至足血肉模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
比邑僕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
擒擬以爲首之四人抵焉

瓜子

上海繁盛不獨腹裏郡縣所無卽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釐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日需用十五簍每簍三百六十觔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茶樓酒市妓館煙燈日消西瓜子約在三十石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煙妓戲園馬車並躉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寶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恩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卽天道也無新奇無矜尚而漸推漸暨入人自深如嶺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蘇天主各教之來卽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日讀孟子繙譯五經贊回本國者或且鑄銀爲牌懸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感澤之言其將驗乎

賽珍會

奧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大洲之珍異而賽之不祚
如石崇王愷寒儉羞人也日本主附和其事首遣輪船
載寶以往不獨珊瑚火齊赤玉紫金鏤錯紛陳光華四
射凡象爐龍鼎犀鏡鮫絞枕可游仙珠能卻病者莫不
香熏錦護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八徧厯歐洲學其
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途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
本主忽改制度易服色變文字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
道循環乎

放魚

辛未春月觀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目覩之益歎
圉圉洋洋爲校人寫生之筆第恐左右窺伺操繪設網
以待者皆校人類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東
坡山谷之在宋袁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愚山之在我
朝不可謂非傑出土要皆以不食特殺爲酌中之道
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勸人若以一鬚之甘
遽成一命一羹之故遽成數十百命對衆生慘怖之狀
返諸自家貪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
理雅好放生每曰我非有所祈禳而爲之特喜其由困

得舒機神恬暢游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
願與善求真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膽識最優
上年西洋人更換利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由京
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夷人通
商之後已占五日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
手窮之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聊
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汊則聚此數十

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
又議開礦減稅均格不行。沈中丞許以爲國爲民而
無愧色。

補圖

壬申重九林君頌夔招諸同人持螯劇飲金陵馬湘艇
丈爲寫霜天清謳圖各題金縷曲以識鴻爪予以後至
補入圖中作扶筇度橋狀一奚童囊琴以從者是也秦
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值良朋霜天清謳高歌爛醉自
笑饒涎揩未了攜得奚童尋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爲倚

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箇支離子。鑿聳客。憒如此。生平懷抱春如漪。十年來消磨挫折。頽然秋氣。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蔽處。誰最牢騷。誰曠達。更誰人莊語。誰遊戲。塵世夢一而已。

楊廣文

楊竹軒廣文。揚州人。少貧。嗣父貽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勤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餓汝不瘠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况虧累逋負。不下千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

金蓮父之命不可爲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輾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蓋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本生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授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歲得束脩廩膳之類學居積法買賤賣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蓄貲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由是晝夜焦灼諸以田請售者皆不受謂非是無以慰嗣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乘買戶之急始獲歸璧而心力悴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狃歷艱難其繁

嘗苦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莫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聯屬者曰恩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卽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交相愛交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又夭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曰竹軒近爲南澠校官其前任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爲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邑雨淋日炙者數年竹軒亟招陳孫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甚盛舉也棄產一節爲家

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今人以孰爲恩孰爲義孰爲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恝然者其更多矣

異物

上海僅一隅地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癸酉三月赴滬見麇鹿金錢豹白鸚鵡鶴鷺鷺孔雀數種後二月廣東荔支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羅玉液色香味猶冠他果再後則北地蒲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荔支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

速可喜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尙多，卽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大理

戊辰山東捻寇殲辛未陝甘回匪靖癸酉雲南大理平。或蹙之海濱長圍以困之。或擠之邊外。痛剝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寰海具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訓導。本無叛志。咸豐初澂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殺省城良回。

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
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晝守滇西八郡練兵養
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爲迤西總會有蒼山
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蓋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
至是窮蹙將自盡經賊黨縛獻正法滇右始平溯其兆
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
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苗
疆亦然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世德錄

揚州府南樵孝廉與予兄弟交最久故知其家世特詳
爲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
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爲皖南著姓聚族於黃
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
望七傳而至荆玉公爲明季諸生嘗如廁見遺橐有金
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還之乃鬻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
爲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驢伏地不肯起有老人
指而言曰葬師謂此地頗吉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
滅試之良信主人以缺費故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吉凶

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卽今荆玉公墓也。又兩傳而至循度公。是爲叔冉昆仲。高祖父循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運符公。諱泰交。以名進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儒嘯侶。尊酒言笑於其上。嘗著四先論。以自儆。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爲先。清之道在於澄。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蒙於身。嗚乎。精矣。惟公實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愚公。蘿庭櫨。醉篤尙風義。與兄翹園孝廉。受敬交。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舟牛惠。澣。

諸○衆○畏○傳○染○皆○避○去○公○日○始○約○而○申○棄○之○不○義○病○而○失○養○必○死○不○仁○失○義○與○仁○何○以○友○爲○獨○祝○湯○藥○調○飲○食○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舟○生○卒○公○坐○廳○事○假○寐○望○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人○報○公○次○子○少○霞○公○生○少○霞○公○生○而○至○孝○居○守○愚○公○喪○支○離○骨○立○性○嚴○厲○或○遇○盛○怒○一○聞○母○聲○則○溫○霽○而○進○既○以○親○老○棄○官○歸○母○病○畏○擾○則○解○履○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號○天○河○尊○人○也○性○亦○孝○友○爲○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母○必○宛○曲○解○釋○而○後○

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受責讓弗校也。嘗以正語規鄉人某。不聽。先生言愈切直。某由是不理於日。衡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遠行。而資斧不足。典衣質鉶。以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愚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堂。少霞公昆仲上事壽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內外數十人。矩法秩然。爲時宗仰。自大宜人卒。公與斗南先生。哀毀思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沒。子姪俱慷慨尙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偃蹇。替於前人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曰振淮。字月清。倜儻有大志。

中年落拓遇賊不屈殉難於揚州事見遜墨車月清從弟叔丹名振墀少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刲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滌淨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裏衣或有問者曰少患癰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遠望輒號泣不自勝晚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達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天河尤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韜光隱晦雖不振然觀其稟承先德鄙夷塵俗視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蓋亦異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甫冠食廩餼授徒奉母贍養嘔弟年幾

三十不能娶。後以哭母故嘔血而亡。漕帥學使聞之皆爲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玉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卽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興起。况同在宗族之間哉。江都通家子符

葆森頓首填諱

金壺戲墨目錄

鉢池山農

蠟封

食鼈

富貴

新臺

弔喪

改唐詩

牝牡

冥辭

小東方朔

金山縣

懾鼠

寫真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綾

炊飯太守

長毛

讓妻

游戲詁

六郎

三元吉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聯

蝴蝶會

木蛋

教官曲

未入

狸車

琵琶

遣嫁

袁癡

臭壺

金壺戲墨

鉢池山農

蠣卦

蠣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陸少葵嗜之尤甚。且食日贊而先生玉山頽矣。同人或笑之。少葵曰。吾之嗜蠣猶未也。不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盥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余窩臭玩也。予嘗戲作蠣卦曰。解元亨。利用剝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彖曰。蠣解也。元亨元而光也。利用剝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

月有凶命不長也。象曰：得虫以解蠱，君子以橫行天下。
初九，斷竹于河，利用火先。甲，後甲朋來吉。象曰：斷竹朋
來火，一星也。六二，入于鍛，其行郭索。象曰：其行郭索，聲
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手，東鄰取雄，西鄰得雌。凶。象曰：
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螯，利用小斧。象曰：利
用小斧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元黃大吉。象
曰：在中之美，易重。一劖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童僕。貞
吝。象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食龍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鼈蓋。取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爲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胡謔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竈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高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肴饌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

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資斧
艱難謁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與夫
庖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爲干
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
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穢難於措詞
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裏河
同知于君自此無便卽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

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質言之殊不雅馴矣
後以他事黜于總

弔喪

往者某中丞之喪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
人方賭葉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故矣四人者遽擲
葉子曰卽往弔趣呼輿夫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
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卽命幹僕往探徐將葉子
理清曰竟此一局往弔不爲遲探者返曰太夫人危而
復安夫人以哭撫憲故暈絕者再竇則撫憲自亡耳四

人日賭耳誰有閒暇弔喪者弔喪不如多贏金錢乍買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懼內者內怒輒提耳使屈膝焉或改唐詩嘲之曰
雲淡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
將謂偷閒學拜年許會卿姊丈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
上云書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
處又吳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腳婢履聲橐橐而來吳改
春眠不覺曉句云春梅腳不小處處聞他跑李謂下二

句何以易之。吳凝思久之。日夜來雲雨聲落。知多少。
則巧而傷雅矣。

牝牡

鶴以跡生魚以思逐鼈望而育鷺視而胎蝦蟆抱聲鴻
鴈履影鸕鵠鷄口孕鳩鵠目成牝牡不淫而神氣相應也。
某邑訟簡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黠居大半
感澤笑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
於一途如百貨流通於錢錢牝象也舉世溺於孔萬事
紀載以筆筆牝象也舉世畏其鋒而牝牡之顯肇爭訟

者無論已誠使天地生人削牷墳犧亦如魚鷄皆物之氣感神交焉則息事消禍也多矣

稟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稟辭號吏曰非期也不爲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吏大驚白諸閣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詫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凍餒兒女嚦號除死更無善

策又虛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爲餬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湘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之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

相識乎焉。唯私訶數年之別，卽面目改易，不致懸絕。
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怡有
爾箇。」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
方姓名世忠者，字少韓。其作書題款，第云「少韓世忠」，可
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
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銜，同以清
直著。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
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
矣。卽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縣

葉周韻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猝然不悟其以金勝銅之戲匆匆慰藉而別他日予客贛榆周遷海州牧每見詩詞深加賞異並屬按期作文諄諄以砥礪科名相勗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罵成相識也

鼴鼠

方君小雲客予齋大爲鼠擾舉火熏穴汲水以櫂之設伏禽渠鼠蹤乃絕小雲乍憲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憊汝惠我肯顧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西土爰得汝所予謂回教之殺雞鴉也每食必祝曰非我也夫夫爲之也夫旣嗜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憲將毋同

寫真

壇上某君善寫真振振有名予偶作行看子披裘裘趺坐蒲團上質諸親朋無以爲肖者因戲書云謂其似我

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畫者甚狂惟改
面以就象兮庶爾盡而無傷面兮心不可見兮汝
不妨於變兮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
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
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
具時時不同也

矮剔

或云矮躬二字古人必互錯矮有委矢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當解如矮

算實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如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十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垂首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晚南王君者徑詣西人所趣令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

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倍字示之。西人默然付金而去。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姬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日有一生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姬夫人洗腳。某卽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楊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

抑太史自取譏耳。

天青綬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至按察使勤於爲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宄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卽鞠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爲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爲天青綬以謹之

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卽甲婦之訛也。得此訛而天下無難事矣。

游戲詩

東台錢君冠林邑。諸生好作游戲詩。老而彌趣時。有城守營干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君敏於詩。我以西廂注非法。出精句爲題。能目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干總詰之。錢卽云。旅館蕭蕭客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乏。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興候客。過至福堂和尙處與錢相遇。錢目

之云。袖葛天青拜福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六郎

東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場。驕其鄉黨。錢刺以詩云。
走過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
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匾杯。
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焉哉。
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夤緣博得來。
又六郎鄉人某家。放賞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錢刺
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
自從接管。

田房稅灰鼠裘披八月天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爲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
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着紅袖襖。時與諸妓往來邑
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
乃免。朱說項竟將差票弔銷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
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衲襖惡袈裟，紅袖臨
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牀趺坐撥琵琶。不怕沈
淪欲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

全蜀卷五
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僧不待驅逐而逃矣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而自鳴宦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閩中同舍孫生以父兄董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夢中屬聽可憫可嗤忽得罪於亳州先生努目一叱老拳將施同人力爲排解乃止嗚乎一勺之水注之澗澗之中滿而四溢遂以爲地不能容豈不令后土坤輿

埋冤無既哉。

尾號

閩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蜀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褰掌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爺

林君頌夔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
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爲又一人
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某相須
稱我爲老爺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
自家罪過

楚漢

頌夔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小異塾而同餐供
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割之曰楚河漢界示

不得侵越也。少年旣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
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
棋盤上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爲佳。相傳周明
府沐潤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
意云何？」長洲陶芑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窮窕花應妬，
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出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
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艷，兼金聲價。

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肴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
昧蓀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蓀爲老友。時時
相謔。是日幾奮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
燈紅夜。怡招來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
狂興如潮。而瀉更拇戰。譁然振瓦。獨有伏波豪氣湧。鄒
銀壺飛舞。從天不驚孺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與霸。
猛然間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到底是

真是假可是學灌夫。漫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萬億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旣而旬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爲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盤。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即自戶而上。旣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旣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

曰吾日受主人寃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乃取堅木削爲卵狀若干置之筐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吳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計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厯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至剝刃蛇腹得水卵乃言其始終以自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

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
日老鴉能盜蛋。啞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媼徐氏親見
之。鼠之鴉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啞其尾倒曳而歸。噫
嘻。奴婢遇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游戲載司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爲廣文。
寫照一抑一揚描摩盡致。予爲點綴一二節錄於此。想
箇中人讀之。必當恧然慙。啞然笑也。教官嘲云。這箇閒
曹埋沒英豪壯懷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

望功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箇清況
怎般熬聽先生自表北醉太平燕子認新巢鋪舍三間沒秋
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學書賣弄蹊蹻那
窮門斗樁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
稿南畫眉序府城路不遙謁太尊同寅共約趨公散憚勞迎
學憲排班貼着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冽邊簷下秋
陽燥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南歸鶯歌聲轟發案忙
飛報新進的填冊喧囂我只道來執雉何須計較他却
要算飛鴻細皮推敲不是報瓊瑤投木桃無情物不值

鴻毛竟以闌開場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與你爭。多少門子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落穢徒榮廢喪金盡歸休好旁人誚家人笑說甚麼俸滿邊超才優舉保舉半生蛩負何時了。問少年同學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瞧尾又教官慰云科第傳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閒便佳利名場那有些兒暇從今散箇悠游者莫道是廣文官希勸嗟呀再平情細話北醉要算運途嘉不羨鳴琴更高雅想簿書錢穀事亂如麻可有那幹差員火

速行查那嚴憲札星馳催下從來宦海風波大俺這裏
心寬不怕南畫撫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
教你父手三弟同坐下好男兒一膝由來不屈他北喜
遷半莽紅塵飛不到閒門下竹院裏翠蓋陰遮誰與你排
隊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朝花正是豆含葩
筍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
寒士歡顏願不奢也算是萬間廣廈北四門子多休暇多休
暇忙甚磨韌耕種夜誰傾軋誰傾軋管甚麼真和假忘機
詐堪瀟灑愛你箇日暮年華風流儒雅南雙聲子無榮無辱

無牽挂。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這又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尾聲。廣文爲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偃蹇。頹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苟食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曩見一絕云。大艦載峩峨。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駕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公子顛蹠於車前，因挾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什於後，今公子什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貴爲賈人脩車，費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

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從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筵，賭采幣，以校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向供之。寢饋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屬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爲殉。」

遺嫁

詩有似戲而本色入情者東台某翁有愛女遺嫁日占一詩送之云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良言要聽吾比似弟兄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端姪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箇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較之老妻書至一律尤覺懇摯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游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傭送信與袁袁立於門傭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卽以布包

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
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啓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呼我
袁凝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
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鹹味各勸飽餐
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
衆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
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猶多類此或云吾郡吉君所爲
也

浙江長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爲鼻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求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坐爲之大笑